

1114

雪海玉弓缘

·上·



靈海玉弓緣

·香港·梁羽生著

·上·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福州

目次

- 第一回 抱恨冰弹御强敌 1
 怆情毒箭插酥胸
- 第二回 天旋地转不知处 20
 柳暗花明遇故人
- 第三回 野鹤闲云无觅处 42
 雪泥鸿爪未留痕
- 第四回 海外奇闻传后世 67
 武林秘事动雄心
- 第五回 海外仙山藏隐秘 80
 洞中儿女两无情
- 第六回 某水某山迷姓氏 97
 一钗一珮断知闻
- 第七回 各施手段相争斗 124
 哪识柔情已暗牵
- 第八回 惊悉奇功传后世 140
 且凭拐剑斗神魔

- 第九回 是爱是憎难自释157
为恩为怨未分明
- 第十回 莲出污泥原不染177
罪加稚子是何言
- 第十一回 凶僧辣手图翻案194
侠女青霜护掌门
- 第十二回 太息知交天下少217
伤心身世泪痕多
- 第十三回 壮志欲酬湖海愿234
知音谁识坎坷人
- 第十四回 难消冤孽肝肠断256
失去奇书祸患多
- 第十五回 一女自伤身世恨274
双魔会合练神功
- 第十六回 机心识破生疑虑293
隐秘难瞒种祸根
- 第十七回 冰弹玉剑消阴煞313
泥沼荒林困老魔
- 第十八回 弄鬼装神迷侠女333
飞花摘叶见神功
- 第十九回 崂山问罪情何忍353
黄海浮槎梦已空

- 第二十回 望极遥天愁黯黯371
眼中蓬岛路漫漫
- 第二十一回 欲消祸患筹良策389
但愿同心化险夷
- 第二十二回 吞舟巨浪兼天涌411
裂石熔岩卷地焚
- 第二十三回 频生祸事情何忍431
未测芳心意自迷
- 第二十四回 桂通碧汉无多路446
土蚀寒花又此坟
- 第二十五回 两代求书留海外463
一生低首伴娥眉
- 第二十六回 识破画图寻秘籍481
力张强弩奏奇功

第一回 抱恨冰弹御强敌
忤情毒箭插酥胸

“三月艳阳天，莺声啁溜圆。

问赏心乐事谁家院？

沉醉江南烟景里，

浑忘了那塞北苍茫大草原，

羨五陵公子自翩翩，

可记得那佯狂痴丐尚颠连？

灵云缥缈海凝光，

疑有疑无在哪边？

且听那吴市箫声再唱玉弓缘。”

曲谱《滴滴金》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这江南三月的阳春烟景，古往今来，不知曾迷倒了多少骚人墨客，公子王孙？何况是从未到过江南的人，在这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醉人季节里，自然是要着迷的了。

这一位从未到过江南的人，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，有着一副孩子气的脸孔，也有着一股孩子气的心情，此际正在山坡上游目四顾，手舞足蹈着嚷道：“怪不得老谷在萨迦的时候，日日都想回家，原来江南真是个好地方，江南真好啊！”

有一群孩子嘻嘻哈哈的跟在他的后面，领头的一个大孩子忽然指挥他的同伴唱道：“不识字，不识字！老鼠跌落天秤里，自称自赞没来由！”那带着稚气的少年人向孩子们扮了一个鬼脸，装作发怒的样子叫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们这几个小鬼头为什么骂我做老鼠？”那群孩子嚷道：“你不是自称自赞么？我们明明听见你叫江南真好，江南真好！还说不是老鼠跌落天秤？”那少年人大笑道：“我是说你们这个江南的地方呀，不过，我这个江南也不见得坏吧？”

原来这个从未到过江南的少年，他的名字就叫做“江南”。他本来是西藏萨迦宣慰使陈定基的儿子陈天宇的书僮，陈定基被贬到西藏十多年，后来因为迎接金本巴瓶有功，得一位在朝为官的亲家求皇上特赦，准他回京官复御史原职，他见官场险恶，回京做了两年御史，便告老回乡。他的家在离苏州五六十里的一处名叫“木渎”的乡下，面临太湖，风景极美。江南因为那次替主人带信入京，奔跑有功，陈定基认他做义子，早已不是书僮了。不过因为他是书僮出身，毫无架子，跟主人回乡，至今不过两月，便和乡下的孩子混得挺熟。

《金瓶梅》卷四

这时江南一面笑，一面把大把的糖果分给孩子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，我这个江南也不错吧？”孩子们不再嘲笑他了，欢呼道：“江南真好，江南真好！”江南忽道：“喂，你们这村子里，有没有一个欢喜吹胡笳的姑娘？”

江南这一问又把孩子们逗得乐了，几个较大的孩子伸手指刮脸孔羞他道：“嘻嘻，江南哥在想大姑娘！”江南道：“胡说八道，喂，喂，我是说正经的，谁告诉我，我明儿到苏州去买一个铜陀螺送给他。”孩子们垂涎欲滴，但他们对江南的问题显是十分迷惑，纷纷问道：“什么叫做胡笳，胡

笛是怎么样子的？”江南用手比划道：“是用很长的芦叶卷成的吹管，吹起来可以发出很尖锐的声音。”孩子们又纷纷问道：“那芦叶是怎么样子的？”“吹起来好玩吗？”“哈，哈，这怪东西我们可没有见过。”

胡笳是塞外胡人的一种乐器，江南的孩子哪里见过，江南怎样说他们也不明白，不过喜欢吹笛的，喜欢吹箫的姑娘，他们倒数出一大堆，把江南弄得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心道：“奇怪，就算我听错了，公子也不会听错，昨夜里我们明明听得那酷似胡笳的乐声！”

忽然一阵呜咽的乐声远远飘来，有如三峡猿啼，鲛人夜泣，声音尖锐而又凄厉，连孩子们也听得清清楚楚了，江南心头一震，他自小在塞外听惯了那胡笳的声音，绝不会错，急忙摆脱了孩子的纠缠，向山坡那一面笳声来处奔去，只见山坡下面，正有着两骑快马疾驰而来。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道：“江南哥，别去惹他们，他们是王老虎的打手。”

江南到此将近两月，知道这个王老虎乃是吴县一霸，还是一个什么帮会的香主，但江南正是一个喜欢闹事的人，他根本就未曾把王老虎放在眼内，更何惧他的两个打手，即算毫不相干，若给他知道是王老虎的打手，他大约也要去撩拨一下子的，何况他现在已瞧见了这两个打手骑马去追的正是那个吹胡笳的姑娘。

苏州一带的山丘在江南眼中不过是视同土馒头一般，他提一口气，疾奔而下，转瞬之间，便到山脚，但他这时想的却不是怎样去对付那两个打手，而是在奇怪哪里来的一个吹胡笳的姑娘。他想起昨晚三更时分，陈天宇和他谈起萨迦的往事，谈兴正浓，大家都没有睡意，他们正谈到疯丐金世遗的时候，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一阵笳声，仅仅片刻，便消失

了。当时江南疑神疑鬼，还以为是金世遗来了，但陈天宇精于音律，他说这胡笳之声凄厉怨郁，吹这胡笳的十九是个女子，不会是金世遗，江南当时便要跑出去看，陈天宇因为怕惊动父亲，将他劝止。因此江南今日一清早便出来打听，如今见着了，果然是个姑娘。

可是这姑娘的面上罩着黑纱，江南看不见她的面容，越想越觉奇怪。江南跑到山脚的时候，那两骑马正巧追上了这个姑娘，就在江南面前掠过，马上一个打手，忽然发出狞笑，飞出一条钢抓，呼的一声，向那个面罩黑纱的姑娘抓去！

那名打手飞出钢抓，满以为一抓便可以将这少女抓翻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忽听得有人嘻嘻一笑，那名打手正自用力一扯，忽然手掌痛如刀割，一跤跌下马来，原来是江南以灵巧的身法，接过了他的钢抓，却将钢索缠到树上去了。

另一名打手，见状大惊，急忙下马，将同伴扶起，跌倒的那名打手哇哇大叫，江南笑道：“你自跌倒，关我屁事，谁叫你抓那大树，大树跟你有什么仇？哼，哼，你骂谁啊！”

另一名打手较为慎重，止住了同伴，问江南道：“喂，你是哪条线上的朋友？”江南摇头晃脑的说道：“我从不认识你们，谁跟你有钱银往来？怎么说我和你们是钱银上的朋友？”他装呆扮傻，故意将“线上”念为“钱上”，胡缠一气，扯到钱银上来了。

那打手沉声喝道：“你这小子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海洋帮王香主的手下？”江南道：“不知道啊！”那打手道：“那你懂不懂江湖规矩？这外路女子来历不明，王香主要拿她审问，你为什么拦阻？”江南道：“这

倒奇了，香主是什么东西？是和知府一样大的大官么？我可见过不少官儿，就没听说有香主这样的官，更没听说过因为来历不明，就可以将人抓来审问的。”那打手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混帐东西？”江南道：“我也是外路来的，你们的香主要不要审问？”刚才跌倒的那个打手勃然大怒，招呼他的同伴道：“这小子分明是有意戏弄咱们，不给他吃点苦头，他也不知道厉害！别和他多说废话了，并肩子上啊！”

江南叫道：“你一来就骂我混帐，再来又骂我小子，大丈夫一忍不能再忍，看——巴——掌！”“看巴掌”三字，他用京戏的道白念出，身体随之晃动，摇曳生姿，逗得在山坡上看热闹的孩子都哈哈笑了，那两名大汉可是气得七窍生烟，一个挥拳击他面门，一个伸手抓他臂膊，两个人都没有沾着，但听得那“掌”字一出，紧接着噼啪两声，清脆之极，两个打手果然都捱了江南的一记耳光。

那两个打手敢情是被打得昏了，到了此刻，本来他们已应该知道江南的本领比他们高出何止十倍，他们兀是不知进退，一左一右，冲着江南的影子又是双拳齐发，江南轻轻将他们的衣角一扯，但听得“卜通”“卜通”的重拳击肉之声，响了好几下，原来是各自打在同伴身上，昏头昏脑，都把对方当作敌人，打了七八下才知道。

江南嘻嘻笑道：“你们自己打伤自己，诸位小朋友都是见证，可怪不得我！”那两条大汉各自给打得面青唇肿，腰酸骨痛，江南道：“你们还竖眉毛、瞪眼睛做什么？敢情是打得未过瘾，还要和我再打一场么？”蓦然也睁眼一瞪，两名打手吓得屁滚尿流，慌忙逃走。就在这时，忽听得一阵哈哈的笑声！

江南回头一看，只见路口一大堆人，个个带有兵器，江南方自一愕，只道是那个什么海洋帮的救兵来了，忽见那为首的汉子跨上一步，拱手说道：“少年英侠，可佩可美！”

江南从未曾被人这样捧过，听他那么一叫，乐得心花大开，嘻嘻笑道：“我算得什么侠客，象我们的公子和他的那几位朋友才是当世的大侠呢！”那汉子侧一侧头，好象想什么事情似的，忽地又对江南拱手说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！你先别说，且待我猜猜你的公子是谁？哈，我猜着了，一定是陈天宇！你的名字叫做江南！”江南乐道：“一点不错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那汉子道：“我和你们的公子乃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怎能不知？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陈公子那几位朋友和我们也相识的，其中一位和我们交情最深的叫唐经天。”江南道：“对，对！唐大侠和我们的公子是最要好的了，简直比兄弟还亲，哈，想不到他也是你们的好朋友，喂，还有一个金世遗你们知道吗？”那个汉子道：“嗯，金世遗？呀，不错，不错，见过几次面的。”江南急忙问道：“你们最后那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？”那汉子道：“就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山脚，我们去拜会唐经天，刚好在那里碰到他，后来我们就到江南来了，大约是半年以前的事吧。”江南大喜道：“那么说，金世遗没有死呀？”那汉子道：“金世遗年纪虽大了一点，精神还是很好呀，我看他最少还可以再活十年，怎么会死？”

江南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金世遗和我们的公子差不了几岁，今年顶多不过廿五，怎么说他年纪大了？若他得天山内功的心法，解救了他那由于练奇门内功所引起的走火入魔，又岂止能够再活十年？他说和唐经天交情最好，又和金世遗相识，那么纵然金世遗自己不说，难道唐经天不会把金世遗

这件事情告诉他？”疑云忽起，但旋即又自己开解道：“是了，金世遗最喜变容易貌；他还假扮过大麻风呢，装做一个老头儿的模样出现，也不稀奇。他们只见过他几面，交情尚浅，唐经天大约因为不肯将自己对金世遗的恩惠，随便向人去说，所以没有告诉他们。可是这一大班人，他们都是公子的朋友，我却怎么一个也不认得？”那汉子似是知道他的心思，叨叨唠唠的说道：“那年，陈公子去迎接金本巴瓶，我们曾助他一臂之力，算来有六七年啦！”江南道：“那次可惜公子没有带我去，听说热闹极了，四方的奇人异士到了不知多少。原来你们是这样和我们的公子结交的，怪不得我不认识你们。”仔细一看，那一班人高高矮矮，共有十三个之多，个个都是满面风尘，瞧那服饰，也象是塞外来的。

江南的疑心去了一半，那为首的汉子说道：“你不认识我们，我们却早已听到你的大名了。”江南乐得嘻嘻笑道：“是么？那一定是我们的公子提起的了，他就爱夸赞我。”那汉子道：“不错，陈公子说你是他最得力的书僮，又聪明，又伶俐，又懂得办事，真是十全十美！”江南吃他一捧，好象饮了一壶美酒，飘飘然的醉倒云端，说道：“你们还有未知道的哩，我现在不是书僮了，承蒙公子看得起我，和我结为兄弟！”那汉子连忙拱手说道：“陈二公子，失敬，失敬！”江南乐不可支，道：“你们远道而来，可有要我效劳之处么？”他见别人称他“公子”，他便也学主人的口气，文绉绉的客套一番。

那汉子道：“正想请你带路，陈大公子想必在家。”江南道：“在，在，一定在家，我们是前两个月才随老爷辞官归里的，你们的消息倒很灵通呀！”行在前头带路，刚刚跨出一步，忽地想起一事，叫道：“你们且等一等，噢，吹胡

筋的女子哪里去了？”那些人谁也没有留意，听江南一嚷，四下一望，果然不见了那个女子，那汉子笑道：“这个女子想必是被吓破了胆，所以急急忙忙的逃走了。陈二公子要找她么？这事一点不难，待我们见了大公子之后，替你分头寻找便是。”江南可觉着有点奇怪，这里地势平坦，有一座小山却在后面，若是那女子逃上小山，这一大群人塞在路口，断无不见之理，若是往前面奔逃，那么自己目力所及，也该发现，如今竟是踪影不见了，那就除非是这女子也懂得轻功，趁自己讲话这一小段时间，便跑出十数里外，要不然那就很难解释了。

那群人簇拥着江南往村子里走，江南本来有点不安，但听得那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夸奖他，又乐开了。说道：“你们曾上过念青唐古拉山，见过唐大侠夫妇，那你们知不知道我家公子和唐大侠还是亲戚呢！”为首的那汉子道：“是么？”江南道：“怎么不是？公子的夫人正是唐夫人也就是冰川天女的侍女。哈。你们可别看轻了侍女，冰川天女是公主身份，她的这位侍女呀也是国中大臣的女儿呢！她不但知书识墨，精通剑术，还有她主人所赐的、冰宫独有、世上无双的冰魄神弹呢！”江南自小便有爱说话的习惯，在萨迦之时，衙门的厮役送他一个绰号，叫做“多嘴的江南”，如今他虽已成年，多嘴的脾气仍未改。

那为首的汉子与同伴们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微微笑道：“是么，那妙极了！”江南一怔，正想问他怎么是“妙极了”，但一看已到了家门，看门的王公公见江南带了一大群人来，好生惊诧，上前来问他，江南嚷道：“快去通报公子，说他在塞外的一群好朋友来了。”他兴高采烈，不待陈天宇出来迎接，使自作主张，将那群人带进家门内院，正跨

上台阶，忽见陈天宇站在上面，脸上神色，非常奇异！

那为首的汉子哈哈笑道：“陈公子，你再也想不到咱们会这样快的来拜访你吧？”陈天宇怒道：“赵灵君，你意欲何为？”那为首的汉子道：“你有唐经天撑腰，我们敢怎么样，只不过想请你也尝尝刺穿琵琶骨的滋味吧了！”江南大惊喝道：“原来你们是我家公子的仇人！”飞身跃起，来又那个汉子的咽喉，那汉子腾地飞起一脚，江南叫道：“好厉害！”在半空中一个转身，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江南的屁股给他结结实实的踢个正着，幸而他刚才转身得快，要不然给他踢中当胸，焉有命在？

原来这个赵灵君乃是崆峒派的掌门人，六年之前，他们在西藏的扎伦城外，围攻武当派的雷震子，恰巧被陈天宇与幽萍碰见，陈天宇仗义拔刀，幽萍用冰魄神弹打伤了赵灵君的眼睛，后来唐经天也来相助，一手连发十三支天山神芒，将赵灵君和他的十二个师弟全都打伤，神芒穿过了他们的琵琶骨，将他们的武功废掉，逐出西藏。

本来琵琶骨被穿，纵有良医，也非得有十年以上的苦功，不得恢复，他们却机缘凑巧，在一个波斯胡商之处买得千年续断，又得本派一个功力极高的长老给他们续筋驳骨，并助他们练功还原，不到五年功夫，他们竟已痊愈，武功更胜从前。这一役乃是崆峒派的奇耻大辱，他们自是不能忘怀。伤好之后，便欲报仇，只因唐经天夫妇武功实在太高，他们不敢轻易招惹，于是便拣个较软的先来欺负，以后再徐图良策，去对付唐经天便是。因此，他们由北而南，找了一年，终于得江南替他们带路，找到了陈天宇。

江南爬了起来，陈天宇已经和那一大群人交上了手，但见剑气纵横，白刃耀眼，金铁交鸣之声，震耳欲聋，陈天宇

苦守台阶，不让他们攻进。激战中但听得“嚓”的一声，陈天宇刺伤了一个崆峒弟子，紧接着“嗤”的一响，赵灵君也撕裂了陈天宇的上衣。江南悔恨交进，连忙绕过后院，去请救兵。

陈天宇剑法虽然精妙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何况是被十三个崆峒高手围攻，片刻之间，他又被赵灵君打了一掌，陈天宇勃然大怒，一剑横披，赵灵君一闪闪开，这一剑却削掉了他身后那个师弟的手指，赵灵君趁此时机，进掌一推，陈天宇立足不稳，另一名崆峒弟子立刻补上一刀，正正砍中他的肩头，血如泉涌。

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：“你们这班狗、狗强盗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便咕咚倒地，原来是陈天宇的父亲陈定基闻声出视，刚好见着儿子受伤，又急又气，骂了一声，精神便支持不住了。

赵灵君哈哈笑道：“你敢骂我，活该报应。好，将这老贼的琵琶骨也一并穿了！”陈天宇浴血苦战，遮拦不住，业已有好几个人从他身边绕过，奔上台阶，陈天宇气得大骂，那几个人正是要他生气，越发放声大笑。

忽听得一声斥道：“谁敢伤害我的公公！”陡然间寒光耀眼，冷气弥空，那几个人嘴巴未曾合拢，笑声忽然好似凝结一般，原来幽萍来得太快，他们虽然早有防备，但一时之间，措手不及，口中还是各被射进了一颗魄冰神弹，舌头冷僵，哪里还笑得出来。

幽萍“砰”的一声，关上大门，一扬手又是几枚冰魄神弹，这回赵灵君亦已及时发动，但听得嗤嗤不绝的暗器破空之声，接着是炒豆碎裂般的几声轻响，但见一团团的寒光冷气，发散开来，好象撒下了一张雾网。原来赵灵君为了抵御

这种冰宫独有、世上无双的冰魄神弹，几年来精练梅花针暗器，不待这冰魄神弹打到身上，便用梅花针将它挑破了。以赵灵君他们的功力，若被冰弹打中穴道，冷气攻心，那自是难以抵御，但若早早将它挑破，虽然那股奇寒之气，亦足以刺体侵肤，他们内功已有相当火候，却可以熬得住了。

赵灵君一举奏功，又哈哈笑道：“你还有多少冰弹？要不要向冰川天女讨救？”这冰魄神弹乃是冰川天女从冰宫下面的千丈冰窟之中，拈取冰魄精英，凝炼而成，幽萍下山之时，带有百颗，经过了这么多年，只剩下了二十八颗，刚才又耗了十颗，而今所剩的不到二十颗了。但敌人却有十三个之多，幽萍心中一凛，想把剩下的冰弹留作最后防身之用，略一迟疑，便立即被敌人围住。

幽萍娇叱一声，早已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，此剑非金非铁，乃是万年寒玉再浸在幽谷寒泉之中所淬炼的寒玉剑，虽然比不上冰川天女那把冰魄寒光剑，但挥动之际，也有一股寒光冷气，随之而出，若是未练过内功的人，自亦禁受不住。

幽萍冰剑一展，倏的便是一招“万里飞霜”，再紧接一招“千山落叶”，这两招威力奇大，端的好似霜雪纷飞，充满隆冬肃杀之气，令人肌肤起粟！赵灵君急忙抢步上前，大袖一拂，荡开了幽萍的冰剑，但陈天宇乘机反攻，亦已与幽萍会合一处了。

两夫妻并肩一立，勇气倍增，展开了冰川剑法，联剑拒敌，赵灵君这一伙人在迫切之间，竟是攻不上去。但幽萍到底功力尚浅，所倚仗的只是冰弹玉剑，而今冰弹不敢使用，寒玉剑的威力在围攻之下又不能尽量发挥，时间一久，便渐渐感到有点难于应付。